



长大后我就成了你

□王国梁文/图



文章发的多了，我渐渐听到一些真心或者客套的夸奖：“你真了不起！写作是靠天赋的，你有天赋！”错了！我根本不承认我有什么写作天赋，我不是那种从小就出口成章的早慧之人，更不是那种时常文思如泉涌的天才。

我上三年级的时候，开始学写作文。别的同学学起来很容易，可是我学得很吃力，属于“三天憋出俩字”的那种。那时我的数学超好，几乎每次都是100分。严厉的语文老师指着我的头说：“你脑子里数学细胞太多了，难道就不能分点过来给语文？”唉！我有什么办法呢！

四年级的时候，换了语文老师，是一位温和的年轻女老师，姓米。米老师几乎不发脾气，批评学生的时候都带着笑。我记得那是秋天，看到秋叶飘零的景色，我小小的心忽然间被触动，写了一篇关于“秋叶”的作文。

我的所谓灵感，或许来源于对壮美大自然的一种天然崇拜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米老师把我的作文当成范文，在班里朗读，还把其中的一些句子反复读了几遍。那些幼稚的句子我如今已经全忘了，只清楚地记得，米老师说：“写得太好了！”她还竖起了大拇指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老师向学生竖起大拇指，觉得那样的肢体语言真是太生动了！我还清楚地记得，我的心激动得“砰砰”跳，脸上直发烧。

之后，我像突然开了窍一般，爱上了写作文。我认真地写每一篇作文，希望米老师用曲线为我画出那些“优美的句子”，然后，用世界上最动人的声音在班里朗读我的文章。果然，米老师每次都会那样做，她像个发现

千里马的伯乐，得意地说：“真没想到，我们班的同学这么有灵气！”我满足欣慰极了，感觉心里那一点点如豆的光亮，被米老师拨得越来越明，越来越亮。

我爱上了作文，爱上了读书。同时，我心中萌生起一个愿望：长大后，我也要当一位像米老师一样的老师。

多年后，我的梦想成真了，我教初中，当班主任。班上有个调皮的男生，学习不好，爱打架，不听话，不服管。刚教他时，我很头疼。转念一想，难道他就没有闪光点吗？一定有，这个年龄的孩子，有些叛逆，也有些个性，但他们青春阳光，浑身上下都是蓬勃之气。很快，我发现这个孩子体育特别好，他短跑非常棒。学校开运动会，他拿下了百米第一的好成绩。

我抓住他的闪光点，给他指明了奋斗方向：考重点高中的体育特长班，到时候，你一定是佼佼者，考上理想大学肯定没问题。他将信将疑地望着我，挠了挠头说：“老师，能行吗？我妈总说我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都香。”我被他逗笑了：“相信老师，你不仅吃啥啥都香，还会干啥啥都行！”

三年后，他真的考上了重大高中的体育特长班。又三年后，他考上了省会一所体育大学。如今，他是重点中学的一名体育老师。

——长大后我就成了你！老师，你把学生身上那点如豆的光亮拨得更明更亮，也许有一天，那点光亮还会灿烂成一片耀眼的光芒。

杜姐“景润”

□赵同胜

背地里我们是唤她“杜景润”的，有崇拜，但似乎也夹杂着些许顽皮。

那年，我刚满11岁。瘦小枯干，破衣烂衫，看上去根本就不像个初中生，可我还真的就是。

班主任姓杜，女的，不过二十岁的年纪，却有一张成熟的脸，黝黑，间或还点缀着几颗青春痘，乌黑的长发被一根辫绳束住，显得颇为玲珑，最扎眼的还是鼻子上架着的那副眼镜。

现在戴眼镜已成普遍，那时候总归是个稀罕。厚厚的镜片下掩藏的那双慧眼，夹带着几分犀利，不怒自威。自始，我就对她有种说不出的忌惮，远远地看着，不敢靠近半步。但在我的心里，似乎并没把她当成班主任，而是看成姐姐——杜姐。

我是一个容易失衡的人，学业也一样，尽管上小学时只有两门功课，但我明显对数字更敏感，而语文只能算是将就。

杜姐是教数学的。杜姐喜欢数学，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，在家里抱着那些不知从哪淘来的数学书，一钻就是一天。据说，她想当女版的“陈景润”——近乎于痴人说梦。

彼时，陈景润是如神一样的存在，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。我们也背地里管杜姐叫“杜景润”。

被选到本村的初中教学，杜姐自感有了施展的舞台。那份坚韧，终于让我有了真切的体会。那日，正在校园里疯跑，杜姐厉声将我喊住，戳了一下我的鼻梁，吓得我头发倒立，冷汗淋漓。进到办公室的杜姐，立马换了一副面孔，显出了几分女性的温和。她告诫我，要善加利用自己的天赋，在教学领域打开属于

自己的一扇门。

从没考虑过这么严肃认真的问题，我有些蒙圈。杜姐不厌其烦，掰开揉碎了给我讲了老半天，我的灵魂终于开窍。从此，我还真就一头扎了进去，在杜姐的呵护下，成了教学“达人”。

杜姐再次与我长谈，与教学无关，而是让我参加表演。我天生木讷，不善言谈，表演，堪比扒皮抽筋还要难。我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杜姐却说，惟其难，才要挑战。

杜姐让我演的是个农村的小脚老太太。我咋说也是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，这反差委实有点大。我羞臊得脸通红。杜姐却不改初衷，言称这角色非我莫属。我是含着泪点头的，转身的一瞬，我看到了杜姐嘴角扬起的一丝浅笑。

我是像钻研数学一样，揣摩和认知这个角色的，在邻居老太太那里，我观察举手投足，领悟一颦一笑。公社巡演大获成功，我倏然发现自己还有表演才能。而这，若不是杜姐的“逼上梁山”，可能我这辈子都与表演无缘。我未见得是千里马，但杜姐的确是伯乐，不折不扣的女伯乐。

那年中考，我是以数学接近满分的成绩中榜的，杜姐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。杜姐后来考上了师范。她终也没能成就女版“景润”的梦想，但在此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，她潜心教学，桃李满天下。

好久不见杜姐了，已经退休的她不知近况如何。我心里一直有个愿望，当面喊她一次“杜景润”，不知杜姐做何反应，会哈哈大笑，还是如当年一样戳我的鼻梁呢？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

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 63523314
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